

# 罗亚平“钱权色”的三贪人生



拉拢上下:打造层层关系网

罗亚平在官场打拼十多年,她深知要靠里里外外,向上靠拢是罗亚平的为官原则。

罗亚平给自己找了诸多上级“保护伞”。罗亚平第一个便将目光投向了江润黎,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女领导。

2001年至2006年,江润黎相继担任抚顺市国土规划局局长、国土资源局局长、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务。作为自己的上级直属领导,又同样身为女性,罗亚平很快就和江润黎走得最近,也熟知江喜欢奢华的特点,正是抓住这个致命的软肋,江润黎被罗亚平扯进了泥沼。

抚顺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向记者透露。“江润黎是被罗亚平‘咬’出来的,她们两个被纪委控制起来的时间相隔很短。”

辽宁省办案人员在搜查江润黎的家庭财产时也的确证实了她生活奢华的特点:48块劳力士等名牌手表、253个LV等手提包、1246套高级名牌服饰和600多件金银首饰。

罗亚平仔细揣摩过江润黎的心思,她并没有直接送这些奢华的物品,而是在沈阳卓展购物中心一次性购买了20万元的购物卡,奉送给了江润黎。

2009年,沈阳市中级法院以收受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判处江润黎无期徒刑。

除了打通上级领导的关系外,罗亚平还笼络了部分下属,组成了利益联盟,共同“发财”。

管飞就是其中的一个心腹,跟随罗多年。在罗亚平正式担任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后,就立刻提拔了管飞担任了土地经营中心主任。另外在审批股股长和报账员两个关键的位置上,罗都安排了自己可信的人员,这两人是于萍和蒲光辉。

据检察机关指控,管飞、于萍和蒲光辉三人在罗亚平的授意下,从土地经营中心骗取拆迁补偿款300余万元,并非法获取90平方米的商品房三套。

房三套。

巧取豪夺:连老公钱款也不放过

成就罗亚平仕途辉煌的是国土资源局,但成就罗亚平巨贪的却是她苦心“经营”的顺城区土地经营中心。

土地经营中心是土地交易的办事机构,隶属国土资源局垂直领导,受国土资源局委托,承办辖区内的土地交易工作,它没有国家的财政拨款,是国土资源局下属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

开发商为了征用土地便到土地经营中心预存资金,而土地经营中心与开发商签订协议,按照单独建账、专款专用、多退少补的原则,支付给每一个开发商所对应的动迁户,最为关键的是这些数额庞大的资金并没有被列入国家财政系统,无人监管。

而罗亚平最看重的便是“无人监管”,一旦开发商将资金缴纳到土地经营中心后,这笔钱的流向在很大程度上都由自己说了算。

不过,滑稽的是罗亚平在土地经营中心盘算的第一笔钱居然是自己老公桂思本的钱。

据检察机关指控,在抚顺市拔萃私立学校城东幼儿园征用前甸朝鲜族镇二道村土地的过程中,罗亚平于2004年七八月份,将该幼儿园投资人桂思本向抚顺市顺城区土地经营中心缴纳的征地款380万元人民币据为己有。

这块土地上的动迁户的确收到了每亩9万元的动迁补偿款,但是这笔动迁补偿款并不是出自桂思本向土地经营中心缴纳的380万,而是城东开发处提供的资金,后经查实,罗亚平处心积虑与城东开发处协商,城东开发处同意替代土地经营中心支付这笔补偿款后,她便偷梁换柱将桂思本缴纳的380万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一出手就拿自家人下手,一出手就贪了380万。这足见罗亚平不仅贪得无厌,而且贪得忘了本,贪得忘了还有法在。

追求财富,创造财富,是我们人生的理想。中国有句古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然而,没有道德底线和法律原则的贪婪,只能走向人生的反面,堕落黑暗的深渊。

小小的科级干部罗亚平,贪污受贿金额惊人,被评价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贪污案件。去年12月20日,罗亚平一审被判死刑。编辑此文,意在还原出“三最”女贪官的钱权色人生,让世人在追逐财富人生的道路上警醒。

——小编寄语

据记者了解,办案人员在搜查罗亚平的办公室时,发现了很多他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这些证件都是罗亚平通过土地经营中心,以办理手续需要身份证明材料为由,直接从当事人手中骗取的,最终成为罗亚平的作案工具。

罗亚平采取假补偿的方式,利用手中这些身份证直接从土地经营中心骗取动迁补偿款,而实际上身份证的主人毫不知情。从2005年3月开始,罗亚平单利用假补偿的方式,冒用12个人的名义便从土地经营中心共骗取补偿款1000余万元。

利用假补偿和侵占他人的补偿房的手段,身为国土局长的罗亚平2007年便拥有多达22套的房产。

色女无敌:常带领导开房发小财

相貌平平、彪悍泼辣的罗亚平,一直不受男人待见,就连第二任老公都是自己从别人手中“赖”来的。

1990年,30岁的罗亚平看上了自己的顶头上司,时任顺城区国土局局长桂思本。时年38岁的桂思本仪表堂堂、相貌英俊,是罗亚平时接触的男人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罗亚平疯狂地爱上了他。然而,桂思本当时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妻子是顺城区某局的一名干部,温柔贤惠,两个儿子也都很优秀。尽管这样,罗亚平还是毫无顾忌地发起了“夺夫大战”。

为了平息此事,不让罗亚平再四处乱闹,罗亚平从一个普通科员被提拔成为一名科级干部。然而,这一切并没能平息这场“夺夫风波”。

为了得到桂思本,罗亚平直接到桂妻单位又哭又闹,两边的单位都不得安宁。后来,领导出面做她的工作,她便撒泼耍赖,往办公室的沙发上一躺,号啕大哭。哭够了,闹够了,她跳起来放下狠话:“谁要是敢逼我,我就先杀了他全家再自杀!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都这样了,我怕啥?”

如此这般,两年后,已任任人事局局长的桂思本夫妇双双投降,离婚了事。罗亚平则终于如愿以偿,带着女儿搬进了桂思本家。然而,强扭的瓜终究不甜。明里暗里,桂思本带着两个儿子一直和前妻有来往。罗亚平闹过、打过,都无济于事。桂思本的两个儿子更是对她恨之入骨。结婚当年,桂思本“下海”经商,但钱都被罗亚平“拢在手里”。

在手里有了钱后,罗亚平已经不在乎桂思本。两年后,两人因感情不和离婚。此后,罗亚平不断地挥舞起了“金元”大棒,令无数男人跪倒在她

的石榴裙下。

第一个倒在罗亚平石榴裙下的,就是她身边的下属、小她12岁的葛锋。深知钱权魔力的罗亚平,先提拔葛锋做自己的副手,然后再施以钱财,便不费吹灰之力地将葛锋发展成了自己的情人。

在抚顺时,只要她需要,一个电话就把葛锋叫到酒店。为了与葛锋安心享受偷情生活,她一出手就是100万元,让他摆平家里的老婆。

初识便尝到甜头的罗亚平,并不满足于于此。她还有更大的野心和追求。罗亚平把目标盯上了顺城区的一位主要领导。在一次次的交往中,罗亚平见时机成熟,便主动出手。一天下班后,罗亚平走进这位领导的办公室,直言说道:“今晚,你跟我走,我让你发一笔小财。”

随后,该名领导跟随罗亚平来到当地一家豪华酒店就餐。席间,罗亚平百般劝说人生之乐,并劝领导喝了许多酒。散席后,罗亚平让领导随自己走进这家酒店的豪华套间取钱。

进房后,罗亚平直接从包里掏出5万块钱,扔在床上,要求这位领导“陪一个晚上,这5万块钱就是你的了”。结果,这位领导竟鬼使神差地跟她上了床。此后,只要罗亚平高兴,就带着这位领导去酒店开房“发点小财”。

正是权、钱、色的诱惑下,这名区主要领导逐步成为罗亚平的保护伞和“御用马前卒”,在罗亚平摆不平时,他便会出来周旋帮忙。当然,罗亚平都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手舞“金元大棒”,主动投怀送抱,来满足自己的淫欲。

从2005年开始,关于罗亚平在征收和使用土地过程中的腐败情节就被不断地送到省、市各级纪委和检察机关,上级监管部门也开始注意起了罗亚平。

从2005年开始,罗亚平开始警惕起来,考虑后路。

在罗亚平和桂思本离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迅速与一个加拿大籍华人结了婚,希望借此移民加拿大,躲避法律的制裁。然而,令她想不到的是,早在2006年抚顺市检察院就盯上了她。

抚顺市检察院表示,此案引起了公安部高度关注,被列为督办案件重点攻破。在抚顺市检察院介入时,辽宁省高检启动异地侦办,交由沈阳市苏家屯检察院办理。主要考虑就是罗亚平关系网密切,主办此案的检察官为时任苏家屯检察院检察长周伟。周伟是一位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检察官,曾荣获第一届全国十大杰出检察官。

经过近3年的侦办,罗亚平被绳之以法。2008年3月25日,罗亚平被刑事拘留。时至今日,罗亚平身处囚室已接近3年,但是在抚顺街头人们还是或多或少会议论起她。

“最无能的贪污犯”的称号从全新的角度抨击着罗亚平,“罗亚平的胆子大,可贪的经验差,弄来的房子和钱都不会漂白,全装在了保险柜,纪委一查,想抵赖都不行。”

对于外人的评价,罗亚平无从知晓,即使知道了,可能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为身处囚室的罗亚平还是原来的罗亚平,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则来行事。

(摘自《沈阳晚报》文/王立军 刘健)

垂死挣扎:一审判死要上诉



## 富翁与他太太的故事

现代人通过化妆把自己打扮得很美丽,注重营养吃得健康,保护自己的四肢五体健全不生病,照顾自己无微不至;但是要他修行,就没有那样的热诚,没有那么用心。

有个故事很有趣,一位很有钱的富翁,拥有四房太太。



太太年老珠黄,富翁早就把她遗忘了。

二太太管家,还有一点用处,富翁偶尔也关心一下。

三太太和四太太,年轻貌美,柔情蜜意,他欢喜得不得了。

但是人生有限,当富翁年老要死

了,不但万贯家财带不去,也带不了这些年轻的妻妾。富翁心想:黄泉路上我一人很寂寞,古代不是有殉葬的风俗吗?如果找一个我喜欢的人陪我殉葬,这样我还是有伴的。

当然富翁最喜欢的,就是第四个太太,于是对她说:我平常多么关心你,一刻不舍不得离开你,既然我要死,你就陪我吧。四太太一听花容失色,说道:“你现在对我好,但死了还有什么好呢?我这么年轻,我还有无限的未来,我不能陪你死。”富翁听了很失望,就改找三夫人。“我平常钱也给你,有什么好东西也给你,我也常常跟你山盟海誓,你能不能陪我死?”三太太一听,就说:“你知道我很年轻,还这么漂亮,你死了,我还可以再嫁给别人,所以不能跟你一起死。”

富翁没有办法,只有找第二个

太太。第二个太太听了说:“不行。我们这个家的事,平常都没有人管。这样好了,你安心地去死,我会替你料理后事,我会帮你送葬,送到你安息的地方,再跟你告别。”

富翁很灰心,万分无奈。看到太太从那里经过,他心想:“这个更没有希望,我平常也不爱她,也不关心她,不过还是试试看吧!”就跟他如此一说。哪知道太太倒是个有心人,她说:“我们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要死我陪你一起死。”富翁一听:“啊!真看不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想不到太太倒真心实意,过去太太对她不起了。”

这一段故事的四太太是谁?就是我们的身体。许多人为了这个色身,营养、保

健、化妆、温暖,什么都给身体,身体是我们最重要的、最爱的,但到了人生的最后,它却不是我们的,不肯跟我们一起去。

还有三太太,三太太是谁?三太太就是我们的金钱、黄金、钻石,我们的财产。当我们走了,它也改嫁给别人,转入他人之手。

二太太是谁?二太太就是我们的朋友、家人、亲戚,他们不会陪我们一起死,顶多在送葬时,陪走一程。

所以这个大大太太就很重要,大大太太是谁?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平时并不管自己的心,我的心怎样修养,我的心要怎样升华,我的心怎样才能清静,都不管它。尽管如此,人生走到最后,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唯这个心所造的善、恶行为的业力会跟随我们。(摘自《广州日报》文/星云)

温州企业家

幸福指数勉强合格  
女性企业家幸福感普遍优于男性

在人们的印象中,温州企业家们名车豪宅,灯红酒绿,这个最有钱的群体,他们的“幸福指数”刚刚过了及格线。这说明,赚到钱未必赚到幸福。

日前,由温州市民营企业协会、温州市个体企业协会和温州大学商学院胡振华教授团队联合发布《温州市企业家幸福感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在满分100分的幸福感测试中,温州市企业家幸福感平均值仅为65.3,仅比及格高出5.3。

报告称,按区域划分,幸福感最高的是龙湾区,平均值为70.7;最低的是永嘉县,平均值仅为60.6。按行业划分,幸福感最高的是造船业,平均值为68.5;最低的是电器业,平均值仅为59.4,不及格。若按年龄阶段分,30岁以下、60岁以上幸福指数较高,60岁到80;40至50岁幸福感最低,平均分仅为55。若按性别划分,则女性企业家幸福感普遍优于男性。

据悉,《温州企业家幸福感研究》问卷在考虑温州企业家具体经营环境的情况下,内容涵盖企业家工作、生活、心理活动等多个方面,采用国际流行的H=p+5e+3h的方程式计算。

据了解,早在2009年的调查中,逾八成中国企业家表示自己承受过大压力,但整体幸福指数还是超过了70。而北京、上海等地的白领和公务员得分普遍能在70以上,上海陆家嘴金融城的人才甚至到达80.8。

而此次调查报告显示,三大因素对温州企业家的“幸福指数”构成致命伤:

一是自我管理能力强。在调查问卷中,多数企业家在涉及经商之道的选项上得分较高。而在个人生活管理,如控制饮食习惯、保护个人隐私等方面失分较多。

二是行业竞争激烈。传统产业如电器业、鞋服、皮革、泵阀等,由于企业密集,竞争激烈,面临转型升级压力等原因,企业家幸福指数普遍不高。其中电器老板们垫了底,成了“最不幸的老板”。

三是家庭矛盾突出。产业升级后,大多数企业家进入幸福拐点,在交际、娱乐、工作等方面幸福指数都大打折扣。而第三者的介入,忽视了孩子的教育问题,父母与子女感情冷漠等原因都使企业家家庭矛盾激化。

温州企业家多是白手起家,从小打小闹到腰缠万贯,其间必定经历困惑,或迷失方向;而社会急剧变化又加速不确定因素,直接导致幸福感的降低。

“幸福在于知足和分享。”温州大学商学院胡振华告诉记者,要提高幸福感,企业家个人首先要提高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培养积极的心态,努力实现事业与生活、成功与幸福的均衡发展。“企业家的幸福快乐,和每个人的其实一样,不外乎事业、家庭、爱好、修养和健康这五个环节。”

(摘自《中国新闻网》)

